



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

包公案

【清】石玉昆

口述

原汁原味品经典
赏心悦目读名著

岳麓书社

明鏡高懸



014032548



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

包公案



I242. 48
13

右玉昆



I242. 48

13



北航

C1720782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公案/(清)石玉昆口述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 1

(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)

ISBN 978-7-5538-0200-8

I. ①包... II. ①石...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8303 号

BAOGONG AN

包公案

述 者:[清]石玉昆

责任编辑:彭卫才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 yueluhistory. 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<http://lzfts. tmall. com>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12. 125

字数:350 千字

印数:1—7,000

ISBN 978-7-5538-0200-8/1 · 1144

定价:15. 00 元

承印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出版说明

包公即包拯,庐州合肥(今安徽合肥)人,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(999年),卒于宋仁宗嘉祐七年(1062年)。中进士后任知县,升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、庐州知府、开封府尹、礼部侍郎等,是北宋著名清廉刚直之官。以包拯这个历史人物为影子的《包公案》,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。万历中朱氏与耕堂刊行的《包龙图判百家公案》,署钱塘散人安遇时编辑,10卷100则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短篇公案小说专集,可惜文字粗糙,张冠李戴、神仙怪异之事太多。在此基础上稍作加工的,明末有听五斋评点本《龙图公案》,清代流行繁、简两种版本。道光年间,北京说书艺人石玉昆在说唱《龙图公案》时,又吸取若干民间传说而不断丰富完整,当时有人笔录其说唱(略去唱词)之章回小说体而成《龙图耳录》。光绪五年,问竹主人据此抄本润色编订为《三侠五义》,又名《忠烈侠义传》,顾名思义,侠义小说成分已大大超过公案小说成分。《龙图耳录》可读性很强,前48回写包公身世及众多破案断案故事;后72回写众侠义士保护颜查散剪除襄阳王叛党,与包公无关,甚至与公案不大相涉。

我社出版《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》收入的《包公案》,只取《龙图耳录》前半部,加以标点、整理,力倡“原汁原味品经典,赏心悦目读名著”,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设阴谋临生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妃 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遇奇灾井中得古镜 学文业塾内延名师 …… (10)
- 第 三 回 赶程途错投金龙寺 缺路费巧到隐逸村 …… (19)
- 第 四 回 除妖魅文正公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…… (27)
- 第 五 回 黑斗剖明皮熊定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…… (35)
- 第 六 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…… (44)
- 第 七 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…… (53)
- 第 八 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…… (62)
- 第 九 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…… (69)
- 第 十 回 买猪头书生遭横祸 扮花子勇士获凶徒 …… (77)
- 第 十 一 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…… (85)
- 第 十 二 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…… (93)
- 第 十 三 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…… (100)
- 第 十 四 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暗擒安乐侯 …… (107)
- 第 十 五 回 斩庞昆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…… (115)
- 第 十 六 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…… (122)
- 第 十 七 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会狄妃 …… (130)
- 第 十 八 回 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…… (137)
- 第 十 九 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官 …… (144)
- 第 二 十 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…… (152)
- 第 二 十 一 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崇学士审虔婆 …… (161)
- 第 二 十 二 回 金銮殿包相弹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…… (168)
- 第 二 十 三 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…… (176)
- 第 二 十 四 回 受乱棍范状元癫疯 贪多金屈胡子丧命 …… (183)
- 第 二 十 五 回 还魂白氏阴错阳差 附体屈申醉生梦死 …… (191)

- 第二十六回 察理聆音贤愚立辨 相形鉴貌男女不分 …… (199)
-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展昭祭祖 …… (207)
- 第二十八回 定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…… (215)
-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…… (223)
-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助资老者 同心合意邀请豪侠 …… (231)
-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缘 钻天鼠夺鱼甘赔罪 …… (239)
-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…… (246)
-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逢白玉堂 美英雄再试颜查散 …… (253)
- 第三十四回 订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家书柳老嫌寒士 …… (261)
-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…… (269)
-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环丧命 厅前盗尸逆子忘恩 …… (277)
-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驴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客挥金 …… (286)
- 第三十八回 替主伸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…… (294)
- 第三十九回 铡斩钧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…… (302)
-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…… (309)
-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…… (317)
-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…… (325)
-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…… (333)
-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行侠救难女 开封府重义露真名 …… (341)
-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…… (349)
- 第四十六回 设谋赃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欣逢赵庆 …… (357)
-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杈奸施毒计 巧到案公子辨明冤 …… (365)
-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封官 …… (373)

第一回 设阴谋临生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妃

且说宋朝自陈桥兵变，众将立太祖为君，江山一统，累代相传，至太宗、真宗，四海升平，八方安静，真是君正臣良，国泰民安。一日，早朝，文、武班齐，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天狗星犯阙，恐于储君不利。恭缮图形一张，谨呈御览。”承奉官接过，敬陈御案之上。天子看罢，笑道：“朕观此图，虽则上天垂象，但朕并无储君，有何不利之处？卿且归班，朕自有道理。”早朝已毕，群臣皆散。驾回后宫，真宗郁郁不乐，暗自想道：“自御妻薨后，正宫之位久虚，幸有李、刘二妃，现今俱各有娠，难道上天垂象就应在他二人身上不成？”才要宣召二妃见驾，谁想二妃不宣自至。参驾已毕，跪奏道：“今乃中秋佳节，妃子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，恭请圣驾今晚赏月，作个竟夜之欢。”天子大喜，即同二妃来至御园；但见那秋色悠悠，香花馥馥，不禁心旷神怡。真宗赏玩多时，进了宝殿，归入御座，李、刘二妃陪侍。天子道：“今有钦天监文彦博具奏，他说，‘现时天狗星犯阙，恐于储君不利。’朕虽乏嗣，且喜二妃俱各身怀有娠，不知将来谁先谁后，又不知道是男是女。上天既然垂象，朕每人各赐玉玺龙袱一个，可以镇压天狗冲犯；再朕有金丸一对，内各藏九曲珍珠一颗，善能辟邪，真是无价之物，上皇赐朕，自幼随身佩带，如今二妃每人各赐一枚，将妃子姓氏、宫名镌在上面，随身佩带，以除邪祟。”李、刘二妃听了，连忙望上谢恩。天子即将金丸解下，就命陈林拿到尚宝殿立时刻字去了。这里李、刘二妃吩咐摆宴，安席进酒。登时音乐迭奏，彩戏俱陈，皇家富贵，自不必说。

到了晚间，皓月当空，明星灿烂，照的满园如同白昼，对此良辰美景，快乐非常。天子饮至半酣，只见陈林捧了金丸跪进御前。天子接来细看，见金丸上面一个刻着“玉宸宫李妃”，一个刻着“金华宫刘妃”，刻的十分工楷。天子甚喜；即将金丸赐了二妃。二妃跪领，钦

遵佩带后,每人各献金爵三杯。天子并不推辞,一一饮了,不觉大醉,笑道:“二妃如有生太子者,朕即立为正宫。”二妃又谢了恩。天子醉后说出此言不知要紧,谁知生出无限的事端。你道为何?皆因刘妃心地不端,久存嫉妒;今一闻此言,惟恐李妃生下太子,立为正宫。何况李妃居左,自己居右呢!自那日归宫后,便与总理都堂郭槐暗暗铺谋设计,要陷害李妃。谁知一旁有个宫人,名唤寇珠,乃是刘妃承御之宫人。此女虽是刘妃的心腹,然而却为人正直,素怀忠烈,因见刘妃与郭槐计议,好生不乐,从此后,他便各处留神,悄地窥探。

且说郭槐奉刘妃之命,派了心腹亲随,找了个守喜婆尤氏,与他结为兄妹,时常亲密。这婆子如何禁得起有总理都堂的哥哥,乐的屁滚尿流;又把自己的男人托付了郭槐,也做了添喜郎了。古时原有此例,女人既做御前守喜婆,他的男人便可夤缘一个承喜郎,但不知这承喜郎每季儿吃多少俸禄?这一日,郭槐与尤氏密密商量,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细细告诉尤婆说:“你若能够设计害了李妃,将来刘妃生下太子,你便受无穷的富贵。”婆子闻听,满心欢喜,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,便对郭槐说:“如此如此……”郭槐闻听,连声夸好,又叮咛嘱咐了一番:“事到临头,千万莫误。”婆子满口应承,郭槐给了他好些东西。婆子欢欢喜喜而去。郭槐进了金华宫,将定的奸计暗暗的回禀了刘妃。刘妃闻听,自是欢喜,专等临期行事。

光阴似箭,不觉的到了次年三月,圣上驾幸玉宸宫看望李妃。李妃参驾毕,天子与李妃闲谈,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御弟八千岁的寿辰,便派首领陈林前往御园采办果品与八千岁祝寿。陈林奉旨去后不提。此时李妃双眉紧蹙,一时腹痛难禁,天子知道是要分娩,立刻起驾回宫,急宣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。刘妃奉旨,先往玉宸宫而来,郭槐即刻告诉尤婆。尤婆早已预备停当,双手捧定大盒,交付郭槐。你道此盒内是什么东西?原来就是奸计,将狸猫削去皮肤,血淋淋、光油油的,令人认不出是何妖物,好生的难看。他二人来至玉宸宫内,别人以为是吃食等物,况且郭槐亲自捧定,谁敢阻拦查验?竟自昂然进宫去了。恰好李妃临蓐,刚然分娩,一时血晕,人事不知,刘妃同郭槐、尤氏做就了活局,趁着忙乱之际,将狸猫提出放下,把太

子就用那龙袱包裹，装入盒内，抱出玉宸宫，竟奔金华宫而来。刘妃早把寇珠吩咐明白，立刻用了藤盒暗藏太子，叫他提到销金亭，用裙带勒死，丢在金水桥下。寇珠不敢不应，惟恐派了别人，此事更为不妥；只得提了藤盒，出凤右门，至昭德门外，直奔至销金亭上，忙将藤盒打开细看，见玉玺龙袱裹定太子，安然无恙，暗暗念佛，连忙抱在怀中，心下犯想：“圣上半世乏嗣，好容易得了太子，偏遇奸妃铺谋设计，将太子换出，叫我在此处谋死，我若不应，又恐派了别人，此事反为不美，如今虽把太子救出，却又放在何处呢！难道真个丧尽天良，把太子谋死不成？”左思右想，实在为难，不由的珠泪盈腮，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我也说不得了，莫若抱着太子，一同投水而死，尽我一点忠心罢了！”想罢，抱着太子，刚然出得销金亭，只见那边来了一人，不觉吓了一跳，才待转身隐藏，复又仔细看时，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得此人来，太子有救了！”

原来此人不是别人，就是素怀忠义的首领陈林。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，手提着金丝累就闹龙妆盒，迎面而来，一见寇宫人怀抱小儿，细问原由。寇珠便将始末情节说了一遍。陈林闻听，吃惊不小。又见有玉玺龙袱为证。二人连忙转入销金亭上，不待商量，顺手将妆盒打开，把太子装入里面，刚刚盛得下。寇宫人道：“这丝累妆盒虽则透气，闷不死太子，但只一件，倘有人擅敢开看，漏了机关，如何是好？”陈林听了点头道：“亏你提醒，咱家倒有皇封，将盒封好，谁敢私自开看？”说着手持盒盖要扣，只听太子哇的一声啼哭起来，二人惊疑不止，双膝跪倒，暗暗祷告，祝赞已毕，太子哭声顿止，真是圣天子百灵相助。二人离了销金亭，寇宫人急忙回宫复命。陈林手捧妆盒，满腔忠义，不顾生死，直往禁门而来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人，却是郭槐，上前拦住道：“你往那里去？且不要走，刘娘娘宣你，有话面问。快些进去，莫要违了懿旨。”陈林听了，只得进宫参见刘妃，将妆盒放在一旁，朝上跪倒，口尊：“娘娘，奴婢陈林参见。不知娘娘宣召，有何懿旨？”刘妃一言不发，手擎茶杯，慢慢吃茶，半晌方才问道：“你捧此盒往哪里去？并且上面有皇封，是何缘故？”陈林奏道：“奴婢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与南清宫八千岁上寿，故有皇封，

非是奴才擅敢自专的。”刘妃闻听，瞧了瞧妆盒，又看了看陈林，复问道：“里面可有夹带？从实说来。倘有虚假，你便吃罪不起！”陈林当此之际，把死生付之度外，将心一横，不但不怕，反倒从容答道：“并无夹带，奴婢在娘娘驾前是不敢撒慌的。娘娘若是不信，请揭去皇封，当面验看。”说着话，就要去揭皇封。刘妃见此光景，连忙拦住道：“既是皇封封定，谁敢私行开看？难道你也不知规矩么？”陈林叩头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刘妃沉吟半晌，因知明日果是八千岁的寿辰，便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去罢。”陈林立起身来，手擎妆盒，才待转身，忽听刘妃说道：“转来！”陈林只得转身。刘妃又把陈林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见他面上形色丝毫不动，方慢慢说道：“去罢。”

陈林转身玉殿，又见郭槐在那里，也上前告了别。这才迈步离了金华宫，出了禁门，倒觉心内乱跳。这也是他一片忠心至诚所感，始能瞒过奸妃，脱离了这场大难；急急忙忙奔到南清宫内，传言圣旨到了。八千岁接入内殿，将盒供奉上面，行礼已毕，因陈林是奉命钦差，才待赐坐，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，八千岁一见，好生诧异，便问道：“伴伴，这是为何？”陈林眼往左右一看，八千岁早已明白，吩咐左右回避了，陈林见无人，双膝跪倒，放声大哭，便将刘妃定计暗害李妃，多亏寇珠抱出太子，交给奴才，救出太子的情由细述一遍。八千岁便问：“你怎么就知必是太子？”陈林说：“现有龙袱包定。”八千岁闻听，急忙将妆盒打开，抱出太子一看，果有龙袱。只听太子哇的一声，竟自痛哭不止，仿佛诉苦一般。贤王爷急忙抱入内室，并叫陈林随入，面见狄妃，又将原由说了一遍。大家商议，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，俟朝廷诸事安定后再作道理。

狄妃忙将玉玺龙袱与太子换了，好好收藏，陈林见诸事妥帖，告别回朝复命，谁知刘妃已将李妃产生妖孽奏明圣上，真宗大怒，又想起文彦博所奏，谁知应在李妃身上，立刻将李妃贬入寒宫下苑，随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。可怜无辜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，向谁申诉？幸喜“吉人天相”，寒宫的总管秦凤为人忠诚，素与郭槐不睦，已料此事有些蹊跷，今见李妃哀哀欲绝，便向前百般安慰，又吩咐心腹小太监余忠：“好生服侍娘娘，不可怠慢。”谁知余忠更有奇异之处，他的

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，而且素日作事豪侠，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，因此秦凤更加疼爱。他们虽是师徒，犹如父子一般。如今他见李妃受如此苦楚，恨不得以身代替；每欲设计救出李妃，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来，也只得罢了。

且说刘妃此计已成，满心欢喜，暗暗的重赏了郭槐与尤氏，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。到了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，恰恰也生了一位太子，奏明圣上。圣上大喜，即将刘妃立为正宫，颁行天下。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了。刘后待郭槐犹如开国元勋一般，就着尤氏为掌院，寇珠为玉清宫承御，清闲无事。

谁知乐极生悲，过了六个年头，刘后所生之子将将七岁，竟自得病，呜呼哀哉了，圣上大恸，自叹半生乏嗣，好容易得了太子，偏又夭亡，焉有不动心的呢！因此伤心过度，竟连日未能视朝。这日，八千岁进宫问安，奏对之下，赐坐闲谈，问及世子共有几个，年纪多大？八千岁一一奏明，说是三世子恰好也是七岁。天子闻听大悦，立刻宣召进宫。这一召见，甚合了八千岁的心意，暗暗说道：“好了！太子可要出头了，真是苍天有眼，但不知圣上见了太子如何？”不多时，宁总管领了三世子来至御榻之前，参见已毕，天子仔细观看，不但礼数安详，最奇怪的是三世子面貌态度，与自己分毫不差，天子唤至跟前，问了数语，三世子应对如流，天子甚喜，因此一乐，病就好了。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，封为东宫守缺太子，八千岁谢恩，并保举陈林守护太子。天子允奏，即封陈林为东宫的总管。便传陈林带着小太子朝见刘后，并各宫看视。陈林领旨，引着太子先到了昭阳正院，启奏刘后，说明承嗣的缘故，太子行礼已毕，刘后见太子面庞生的仿佛天子一般，却又似李妃面貌，心中暗暗诧异。陈林又奏明：“奉旨要到各宫看视。”刘后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就引着去各宫看视完了再领来，哀家还要问话呢！”陈林连忙答应，领着太子各宫朝见。路过寒宫，陈林便向太子说道：“这寒宫里是李娘娘。”太子问道：“为何住寒宫呢？”陈林便告以产怪物，贬寒宫之事，并说：“李娘娘是最贤德的。”太子闻听产生怪物之言，心内就有几分不信。这太子将来是一代帝王，何等的天聪，如何信这怪异之事？可也断想不到自己身上，便要进去看视，恰

值秦凤走出宫来。陈林素与秦凤是最相得的，急忙迎上前去，将狸猫换太子之事，悄悄说明，如今八千岁的世子，就是抵换的太子。秦凤听了，满心欢喜，赶上前见了太子，即转身导引太子进宫，朝见李娘娘，李娘娘一见太子，不由的心中一动，落下泪来，太子见李娘娘，也不由泪流满面；这正是他母子天性，概不由人，陈林在旁看了，心内着忙，急将太子领出，仍回正宫而来。刘后正在宫中默默细想，忽见太子进宫，面有泪痕，追问何故。太子幼小，不能隐瞒，便道：“适才从寒宫看见李妃形容憔悴，实实不忍，因此落泪，并恳求母后遇便在皇父跟前解劝解劝，使他脱了沉埋方好，以慰孩儿凄惋。”说着说着，便跪下去了。刘后听了，心内一惊，便忙用手搀起，假意夸赞道：“好个仁德的殿下！只管放心，我得便必说就是了。”太子谢过恩，仍随着陈林往东宫而去。

这刘后心中那里丢得此事？心中犯想：“方才太子进宫，猛然一见，好像李妃的形影；何至见了李妃之后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？事有可疑。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太子，并未勒死么？”因此转想：“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，难道寇珠这贱人便擅敢将太子交与陈林带出去不成？若要明白此事，须拷问寇珠，便知分晓。”越想越觉可疑，即将寇宫人唤来，剥去衣服，细细拷问，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。刘后闻听，越发恼怒，便召陈林前来，当面对质，亦无异词。刘后无奈，暗说：“我何不以毒攻毒，叫陈林掌刑拷问寇珠？他二人做的事，如今叫一人受苦，焉有不说的道理？”便叫陈林掌刑苦苦拷问，刘后虽是如此的狠毒，哪知横了心的寇珠，视死如归。可怜他柔弱娇躯，打得身无完肤，也无有一字招承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圣旨来宣陈林。刘后惟恐耽延工夫，露了马脚，只得打发陈林去了。寇宫人见陈林已去，大约刘后必不相饶，与其零碎受罪，莫若寻个自尽，因此触阶而死。刘后吩咐将尸首抬出悄悄掩埋。就有寇珠的心腹小宫人偷偷埋在玉宸宫后。

刘后因无故拷打宫人，威逼自尽，也不敢启奏，也不能追究了。从此不得真情，其妒愈深，转恨李妃不能忘怀，悄悄与郭槐计议，密访李妃嫌隙，必须置之死地方休。也是合当有事。且说李娘娘自见太

子之后，每日伤感，多亏秦凤百般劝慰，暗将刘妃与郭槐定的奸谋，一一奏明，李娘娘听了如梦方醒，欢喜不尽，因此每夜烧香，祈保太子平安。此事早被奸人访着，暗在天子驾前启奏说：“李妃心中怨望，每夜烧香诅咒，心怀不善，情实难容。”天子大怒，即赐白绫七尺，立时赐死。谁知此旨尚未传出，早已被人知道，暗暗透信于寒宫。秦凤一闻此言，只唬得胆裂魂飞，忙忙启知李娘娘。李娘娘闻听，登时惊得晕昏过去。正在忙乱之际，只见余忠赶至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将娘娘衣服脱下与我穿了，余忠情愿替娘娘一死！”李妃苏醒过来，一闻此言，只哭得哽气倒噎，如何还说得出话来？秦凤更哭了个泪人儿一般。余忠不容分说，自己摘下花帽，扯下网巾，将发散开，挽了一个绉儿；又将自己衣服脱下，放在一旁，只求娘娘早把衣服赐下。秦凤见他如此忠诚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羡慕，只得横了心肠，在一旁催促娘娘更衣。娘娘不得已将衣脱下与余忠换了，哭着说道：“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了！”说罢，又昏晕过去。秦凤不敢耽延，忙将李娘娘移往下房去了，装做余忠卧病在床。刚然收拾完毕，只见圣旨已到，钦派孟彩娥验看。秦凤连忙迎出，让至偏殿暂坐，“候娘娘宾天后，请贵人验看就是了。”孟彩娥一来年轻，不敢细看；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，如今遭此惨亡，不胜悲叹，如何想得到是人替死呢？不多时，报到：“娘娘业已宾天了，请贵人验看。”孟彩娥闻听，早已泪流满面，秦凤更不必说，大家尽个人情，彼此痛哭一番，孟彩娥哪里还能近前细看？不过远远的一望，便吩咐：“尔等用心看守，待我回复圣旨之后，再遵仪注办理。”此事若非余忠与李妃面貌相似，如何遮掩得过去？诸事已毕，秦凤遇便回明郭槐说：“我的义子余忠病体沉重，实难就痊，恐污禁地，理宜抬出。”郭槐原与秦凤师徒不睦，今闻余忠卧病不起，又去了秦凤的膀臂，正中心怀，便不容他调养，立刻逐出，回籍为民。因此，秦凤将假余忠抬出禁苑，特派心腹的人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。后文再表。

从此秦凤踽踽凉凉，凄凄惨惨。时常思念义儿死得可怜可敬，又惦记着李娘娘在家，怕受了委屈。这日晚间，正然悲伤，只见本宫内四面火起，人声鼎沸。谁不打点细软，各自逃生？惟有秦凤早已明白

此事是郭槐之计；一来斩草除根；二来公报私仇，我纵然逃出性命，也难逃失火之罪；莫若自焚，以了此生！好秦凤他竟甘心瞑目烧死在寒宫之内。原来此火果是郭槐放的；把寒宫变成暖宫了。从此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，以为再无后患了，哪知后来恶贯满盈，自有报应呢！就是太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原委。陈林虽则知道其中就里，他却不知余忠替死，以为李娘娘已死，以前之事，断断不可泄漏，只要太子平安，诸事留神谨慎，一不负钦派总理东宫；二不负八千岁一番保举，所以东宫一切闲杂人等，无事再不许擅入的，太子也就平安无事了。如今既将仁宗始末情由，详细叙明，暂且搁起，后文自有交代。紧接着便说包公降生。包公自幼受了多少折磨，经了多少颠险，较比仁宗的坎坷更加百倍，真是：有是君，必有是臣。

闲言少叙，且说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，村中有个包员外，名怀，家道巨富。良田千顷，为人乐善好施，安分守己，因此人人皆称为“包百万”。包怀原是个谨慎之人，既是有“百万”之称，惟恐担当不起，他又难以拦阻众人，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小包村，以为自己谦和、不敢当的意思。就此一事，可见他为人再不是妄自尊大、欺压良善那一类的人了。院君周氏，夫妻二人皆在四旬以外，所生二子：长名包山，娶妻王氏，生了一子，才经满月；次子包海，娶妻李氏，尚无儿女。他弟兄两个虽是同胞所生，禀性却不相同：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成，妻王氏也贤德有余的；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，偏偏的妻子李氏又是心地不端的。亏得老员外持家有法，规范颇严；又喜得大爷凡事宽和，诸般逊让兄弟，叫二爷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就是妯娌之间，王氏也是从容和顺，在小婢跟前毫不较量；李氏纵然刁悍，他也难以施展。因此，家庭甚是和睦，每日家里欢欢喜喜。父子兄弟，春耕秋收，务农为业，共乐天年；虽非诗书门弟，却也勤俭人家。不意院君周老安人年纪已过四旬，忽然怀孕在身，员外好生不乐。人家老来得子，自有欢喜的；包员外他如何倒不乐呢？他却自想道：“我夫妻皆是将近五旬，已有两个儿子，并且娶妻生子；如今安人忽又养起儿女来了，岂不孙大子小？再者，安人偌大年纪，今又生产，身体未免受伤；何况生产之后，乳哺三年，如何禁得住呢？”每日里忧愁，竟把此事时刻在

怀。这一日独坐书房，正然心内踌躇此事，不觉困倦起来；矇眊之际，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，音乐悠扬，猛然间红光一闪，面前落下一个怪物：头生双角，青脸红发，龇牙瞪眼，左手拿着一个金锭，右手执着一管朱笔，跳舞着竟奔前来。员外大叫一声醒来，却是一梦，心中尚觉乱跳，正自出神，忽见丫环慌慌张张掀帘而入，报道：“员外！大喜了，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，奴婢特来禀报得知。”员外不听则可，听了的时节，只唬的抖衣而战，不知所怕何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遇奇灾井中得古镜 学文业塾内延名师

且说包员外听了丫环来报说安人产了一位公子，只唬得抖衣而战，暗说道：“不好了，真是冤家到了，家门不幸，生此妖怪，这便如何是好！”怔了多时，咳了一声，跌足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”立起身来，忙到后面看视。幸喜安人无恙。略问几句言语，连小儿子看也不看，回身仍往书房去了。这里服侍安人的、包裹小儿的，自有多人忙乱伺候，凡那殷实之家，诸事便当，不必细表。

单言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，只见包海坐在那里，满面愁容，闷闷不乐。李氏便道：“好好的‘二一添作五’的家私，如今弄成‘三一三十一’了；你倒底想个主意呀！”包海答道：“何尝不是呢，我正为此事发愁；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，告诉我说，梦见绿脸红发的妖怪从半空中掉下来乱跳，将老当家的唬醒了，谁知就生了此子。我细细想来，必是咱们东地里的黑茛瓜成了精了。”李氏闻听，撺掇道：“这还了得吗？若是留在家中，他必要作耗。自古书上，妖精闹的人家败人亡的多着呢，如今何不趁早和老当家的商量商量，将他抛弃荒郊野外，岂不省得担心么？就是家私也省了‘三一三十一’了。一举两得，你想好不好？”这妇人一席话，说的包海如梦方醒，连忙立起身来，竟奔书房来见员外，将方才与李氏所说的话俱各告诉员外，止于未提家私一层。谁知员外正因此事愁烦，不得主意，一闻包海之言，恰合了自己的心病，连声说好：“此事就交付于你，快快的办去。将来你母亲若问时，就说落草不多时就死了。”包海得了这个口气，连忙转身来至寝室，暗暗与李氏透了消息，先将奶母支开，又把丫环调远，眼瞅不见，托言公子已死，急忙抱出，找个茶叶篓子装好，一直携至锦屏山后，见一片深草，便将茶叶篓放下。刚要撂出小孩时，只见草丛中绿光一闪，原来有一只猛虎蹲伏，眼光四射。包海一见，只唬得魂不附体，也顾不得茶叶篓子了，只得将小儿一同抛弃，

抽身跑将回来，吁吁带喘，不顾回禀员外，竟奔至自己房中，倒在炕上，连声说：“唬死我了！唬死我了！”李氏连忙问道：“你见神见鬼的，莫不是妖魔鬼怪果然作了耗了？”包海定了定神，答道：“厉害！厉害！比妖精还利害呢！你听我告诉你：我方才从妈的屋里将那孩子抱出，用茶篓装好，我想近了不好，多走几里，到了锦屏山后，却是僻静之处，见一片深草，刚将茶叶篓放下，要把孩子抱出来，谁知深草之中卧着一只猛虎，我一瞧见，哪里还有魂咧！急忙撂下，我就跑回来了。你说可怕不可怕！就只可惜茶篓子没能拿回来。”李氏笑道：“你真是‘大处不算小处算’！茶叶篓子算什么，一份家私值的多，可省下了，岂不乐吗？”包海笑嘻嘻的道：“果然是‘表壮不如里壮’，这件事多亏贤妻你巧咧！这时候那孩子管保叫老虎叭嗒了呢。”李氏又道：“回来你见了老当家的没有呢？”包海道：“忙什么，主意是他老人家拿定的，还怕什么，等我歇歇再过去言语一声就完了事了。”谁知他二人在房内叙话，不防窗外有耳，恰巧王氏从此经过，将他二人问答的言语全都听了去了，急忙回到房中。细想此事好不残忍，又是着急，又是心疼，不觉流下泪来。正自悲伤，包山从外进来，见王氏眼泪汪汪，追问情由。王氏将方才听见叔叔、婶婶所说之言述了一遍。包山闻听，道：“原来有这等的事！不打紧，锦屏山不过有五六里地，待我前去看看，再作道理。”说罢，立刻出门去了。王氏见丈夫去后，担惊害怕，惟恐找不着三弟，被猛虎伤了丈夫，心中好生委决不下。

且说包山急忙奔到锦屏山后，果见一片深草；正在四下找寻，只见茶篓倒在地，却无小孩。大爷心中着急，暗说：“不好，大约三弟多半是被虎吃了！”又往前走了数步，只见一片深草，俱倒在地下，足有一尺多厚，上面爬着黑漆漆、赤条条的小儿。仔细看时，他还用小指头在那里挖油葫芦。此一语却是敷衍的趣话儿，哪有刚生下来的小儿，纵然日后聪明，此时决不能灵的如此，若果然如此，那可真成了妖怪了。大爷一见，满心欢喜，急忙打开衣服，将小儿抱起，揣在怀内，转身竟奔家来，悄悄的来到自己屋内。王氏正在盼望，一见丈夫回来，将心放下；又见抱了三弟回来，不胜欢喜；连忙解开自己衣服，将小孩接过，偎贴胸膛；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中，将头乱拱，仿佛要乳食